

一代领袖的家风

张民 曹志为主编



一代领袖的家风

张 民 曹志为主编

浙江人民出版社

一代领袖的家风

张 民 曹志为主编

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
(杭州武林路125号)

浙江上虞印刷厂排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(上虞百官棋街路3号) 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9.25 插页2 字数196,000 印数1--8,300
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213-00583-9/G·119 定 价: 3.30 元

前 言

华夏大陆，是一片广袤、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，水秀山青，人杰地灵。那里，有数不尽的春秋，数不尽的名胜，也有数不尽的风流人物。悠悠历史，穿云破雾而过，到了20世纪，这块土地又涌现这样一群英雄豪杰，他们高擎着真理的旗帜，带领着亿万民众，浴血奋战，前赴后继，干出了一番惊天地、泣鬼神的事业，在缓缓流动的历史长河中兀然树立起崭新的人民共和国的里程碑。他们，就是本书所涉及的二十位中共领袖人物。

领袖们的丰功伟绩，建党建军建国，创业守业建业，变千疮百孔的旧中国为初步繁荣昌盛的新中国，早已举世瞩目，饮誉四海。但是，在政治舞台的后面，或者说在家庭生活的舞台上，他们的事迹以往却不被人们知晓，或较为鲜知，或知之不全。为了使这些事迹集中、准确、生动地展示出来，强烈辐射人间，广为传颂，发扬光大，我们仅以自己的微薄之力，对有关材料进行了收集、挖掘和整理，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这本《一代领袖的家风》。

领袖们的家风，是可敬可佩、可歌可泣的。在血雨腥

风、枪林弹雨的岁月里，他们全然不顾个人安危，毫不犹豫地献身革命；他们远离家乡故土，尽“忠”舍孝，默默忍受着人子之心的折磨；为了完成解放大业，他们甚至不惜毁弃小家，动员妻儿老小参加战斗，有不少亲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打下江山，他们是开国元勋，身居高位，但依然保持本色，克己奉公，以身作则，尤其是在处理亲属子女的关系上，坚持原则，不搞特殊，不徇私情，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。他们本人在日常生活中，不论战争还是和平年代，不论条件优劣、顺境逆境，一贯持身严谨、生活朴素、廉洁无私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这种高尚的操行，在历史上曾起过凝聚党心民心，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作用。

家风严，党风正。对于领导同志来说，家风问题决非区区小事，而是事关党的事业的大事。各级领导干部，尤其是高级干部，身居要职，执掌党政大权，他们在处理本人及家属、子女问题上是否清正严明，对党风、民风影响很大。所谓国风看党风，党风首先看领导干部的作风及其家风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已为我们开创了一代好的家风，毛泽东送子上前线，刘少奇对儿严要求，周恩来教侄安心边塞……这些早已成为有口皆碑的佳话。今天，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，大兴好的家风，对于搞好党风和廉政建设，纯洁社会风气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是非常必要，也是大有裨益的。

本书所选的20位领袖人物，是从1921年至1978年期间，我们党早期的和完整意义上的第一代领袖群体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，并且都是已故的。他们大体分为三类：一是担任过

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职务的领袖，共9人，即李大钊、毛泽东、周恩来、刘少奇、朱德、瞿秋白、张闻天、王稼祥、任弼时；二是元帅，按帅位次序排列，共6人，即彭德怀、刘伯承、贺龙、陈毅、罗荣桓、叶剑英（朱德列在第一类）。三是受人尊敬的“五老”，按出生年月的先后排列，即徐特立、吴玉章、谢觉哉、林伯渠、董必武。

本书在撰写过程中，查阅和参考了20位领袖人物的传记、回忆录，引用了《老一代革命家家书选》中的书信。在此，谨向有关的编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谢。

我们怀着满腔的热忱，强烈的责任感，本着求实、存真的原则，力求写出一代领袖家风的概貌和神韵。但是，由于水平有限，时间仓促，错漏之处在所难免，为此，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，不胜感谢。

作 者

1990年4月

目 录

李大钊——

耿耿丹心，铮铮铁骨（1）

毛泽东——

家风流芳，高山仰止（15）

周恩来——

人生赖奋斗而存（43）

刘少奇——

为民作勤务，劳怨均不辞（59）

朱 德——

伟大寓于平凡（74）

瞿秋白——

爱，象火山喷烈（91）

张闻天——

红烛清风天下闻（106）

王稼祥——

一生追求革命，双袖清风归去（117）

任弼时——

多情未必不豪杰（134）

彭德怀——

心事浩茫连广宇 (144)

刘伯承——

春雨润物细无声 (158)

贺 龙——

锁不住的思念 (170)

陈 毅——

营私以为羞 (180)

罗荣桓——

永做老实人 (194)

叶剑英——

洒向人间都是情 (207)

徐特立——

一个令人敬仰的“老怪物” (216)

吴玉章——

寸草春晖 (233)

谢觉哉——

儿女楷模，领袖风范 (247)

林伯渠——

心怀高洁淡素秋 (260)

董必武——

一代新规要渐磨 (271)

耿耿丹心，铮铮铁骨

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。他的名字，昭昭于世，在建党时期，和陈独秀被并称为“南陈北李”；他的名著《庶民的胜利》和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》，几乎每一本中共党史书都有记载；尤其是他的名言，“试看将来的环球，必是赤旗的世界！”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去为美好的理想奋斗、献身。但是，与此相比，以往人们对于家庭生活中的李大钊则知之甚少。如果我们概要地了解一下，心目中的李大钊形象将会更加丰满动人，同时，又能得到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不幸的童年，严厉的家教

1889年10月29日，李大钊诞生在渤海之滨的河北省乐亭县。李大钊的父亲李任荣是个读书人，能写碑文，有点才气，深得伯父李如珍的喜爱。因伯父无子，便把他过继到自己的门下。李任荣早年染上肺病，体质一直很弱，妻子怀孕不久就病故了。李大钊是个遗腹子，生下来从未见过自己的

父亲。李大钊的母亲因夫亡过于悲伤郁结成疾，产后不满一年，抛下孩子也身亡了。

李大钊的孩提时代是不幸的，然而不幸之中的万幸，是祖父（即伯祖父）李如珍非常疼爱这个孙子。他把自己原来的望子成龙变换成望孙成龙，把对继子的爱全部转移到孙子身上。他一心培养李大钊，对小孙子管教极严。李如珍常对左邻右舍说：“小孩就象一棵茂盛的小树，由他自己去长，一点也不管教，那哪儿行呢！孩子们是从小看大，三岁知老；这时候要是不好好注意管教，以后就来不及了。”

孙子长到三四岁，刚刚有了一点悟性，李如珍就亲自教他识字。到了六七岁，李如珍便送他进私塾。后来，李如珍听说县里数一数二的首户要在家里设专馆，就想设法托人说合，终于为孙子争取到了伴读的机会。到了李大钊十六岁那年，那家少爷病死，塾师也已表示教不了这位高材生时，李如珍又送他进永平府中学堂读书。

平时在家诵书习字，李如珍严格规定时间，要求孙子专心致志，不许分神，更不能偷偷溜出去玩耍。他经常亲自坐镇监督，有事外出就托孙子的表姑来看管，回到家里，他还要亲自检查学习的成果，不容半点的疏忽和迁就。规定的学习时间一过，他也让孙子玩个痛快。他曾说：“我们家里，一天有两怕：书本一翻开，孙子见了我就怕；一闭上书本，就该是他拾掇我的时候了。”也就是说，念完书，孙子就可以没大没小地随便和爷爷打闹逗乐。

在品行上，李如珍教育孙子端端正正做人，不学歪门邪道。他家的大门，紧对着老母庙，庙后面有一群赌棍成年累

月在那儿聚赌，搞得乌烟瘴气。李如珍对赌博深恶痛绝，他经常骂那些人是害群之马，要孙子远离他们。孙子有时想凑到跟前看看热闹，他也绝不允许，认为是一件危险的事。有一天中午，孙子放学没按时回家，李如珍拄着拐棍去老母庙查看，果然发现孙子在人堆里看热闹。他一声没吭走了。孙子回家吃完饭，他板着脸大训孙子，罚孙子在烈日下上房檐翻麻，直到两个姑姑前来求情，他才罢休。孙子从房檐下来，李如珍又耐心地向他讲了许多赌博害人的事例和做人的道理，使孙子终于明白了爷爷对他的一片苦心。

中学第二年，祖父去世了。可是，老人的厚望和遗训，已点点滴滴渗入李大钊的心田，影响着他的一生。

夫妻情笃，生活俭约

李大钊的祖父、祖母按照旧式婚俗，在李大钊十一二岁时就为他成亲。媳妇叫赵纫兰，长于他六岁（有说大七八岁）。赵纫兰是个农村妇女，贤惠能干，她的到来，给没有爹妈的李大钊带来了许多家庭温暖。以后，李大钊参加了革命，赵纫兰始终和他同甘共苦，并且承担了全部的家务劳动，好让丈夫一心从事革命工作。李大钊也非常爱妻子。赵纫兰没有文化，相貌平平，而李大钊在工作中常常同社会名流交往，和进步青年接触，其中也不乏漂亮洒脱的女性，但他从不嫌弃自己的妻子，对她的感情诚笃专一。

1920年秋天，刘静君由张国焘、宋惟民带领去见李大钊。事隔三十多年后，她回忆了这次会见的情景和感受。她说：“李先生对人非常亲切诚恳，才说不多话，他就要介绍

我认识认识吴弱男女士。吴当时颇负盛名，是章行严的妻子，系李先生女儿的干妈妈。我那时土包子劲挺大，不愿见这些名人。过一会李先生要我和他的夫人见见面，让我们暂时坐等。这时候，宋惟民告我：‘你看，李先生给李太太换衣服呢。’一会儿又说：‘你看，李先生替李太太扣扣子呢。’因为我们在西屋，李太太在北屋东间，隔玻璃正是个斜对面，所以看得很清楚。经他一说，我看见了守常先生果然替李太太扣扣子，还替她把衣服抻抻扯扯使之平正，这样打扮好了，他才陪着大他七八岁的乡下老婆婆慢慢地走来。那时的李先生才32岁，按旧社会的俗谚：‘男子三十一枝花，女子三十老人家。’李先生虽不是‘一枝花’那一类型的男子，但他那种纯真朴厚、岸然长者的样子，使人一望而知其学养之深、道德之高。”

王一知也有一段回忆。1922年冬天，她从上海来到北京，组织上让她寄居在李大钊家中，住了将近一个月。她说：“大钊同志的家十分简朴，房子是旧的，没有多少家具，但打扫得很干净。李夫人赵纫兰是个农村妇女，衣着朴素，她比大钊同志大六岁，艰苦生活已经使她显得苍老了。他们夫妇感情很好，大钊同志对李夫人关怀体贴，李夫人为了支持大钊同志的工作，日夜辛勤劳动。我住在他们家的厢房里，正对着一个小小的天井。我每天总看见她洗一大盆子衣服，还要烧饭、打扫房间，终日辛劳，毫无倦色。”

为了减轻妻子的劳累，李大钊常常外出归来，一进家门连眼镜都来不及摘，就抱起孩子，哄他们玩，分担一部分家务。得闲时，他常和妻子下军棋，让妻弟做公证，孩子们观战。李大钊下棋很精，善于从对方的面部表情，十拿九稳

地猜出对方摆的什么阵势，移动的是什么棋子。赵纫兰爱摆空阵，李大钊摸透了她，便用很小的中士或下士来试探她的地雷。赵纫兰总误认为是对方的军长或师长碰雷牺牲了，禁不住微露笑容。但是到了最后，李大钊从从容容把她的军旗拔掉，这时她已经输了，仍旧拿起地雷就走，去吃对方的棋子，公正人坐在中间也不说话。可是，李大钊在那边却幽默地说了一句：“哼，地雷长腿了吗？”这样一来，把大家逗的哄堂大笑。笑声调节了生活，也解除了赵纫兰的疲劳。

在生活上，李大钊崇尚俭朴即使在担任北京大学教授、图书馆主任这种所谓上流社会体面职务时，他也是“冬一絮衣，夏一布衫”，“黄卷青灯，茹苦食淡”。一个大饼，一根葱，常常是他的便饭。同志们来他家开会，到了吃饭的时间，他亲自下厨房烙葱饼作招待。他的孩子，也和他一样过着俭约淳朴的生活。有人去他府上拜访，见他的幼女炎华，穿红粗布小棉袄，外套蓝粗布小褂，前襟和袖口油光光的，土里土气象个乡下孩子，感到非常惊讶：这难道是北大名教授的女儿？李大钊如此克己，但是一旦遇到革命事业需要或别人发生经济困难时，却毫不犹豫地尽力资助。他在北大的薪金为每月120元。1920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初建，费用拮据，他每月拿出80元作为活动经费。李大钊非常同情穷人，乐于周济。有一次他外出乘船，遇到一位挖煤老汉无票被查，正受骂挨打，他立即上前制止，替老汉补了一张票，并安慰说，穷人的日子迟早会翻身的。北大有些贫苦学生，常常收到奇怪的“无名氏”寄来的汇票，后来才知道，这“无名氏”就是李大钊先生。当年在北大俄文系当旁听生的曹靖华，曾因交不起学费而求助李大钊，李大钊当

即给北大会计科写了一张借条，请扣他的薪金予以解决。类似的借条几乎每月都有，以致自己的家庭生活发生困难。北大校长蔡元培闻知此事，通知会计科，每月先从李大钊薪金中留出一笔钱来交给李夫人，以保证基本生活。

李大钊为人正直清廉，最看不上那种见钱眼开，丧失人格的行为。他曾介绍妻弟赵晓峰去汉沽盐务局当职员。后来，当他发现妻弟穿戴阔绰，每月的收入大多来自旧社会通行的明敲暗扣时，立即撤了保，砸了妻弟的饭碗，让其回乡认错，重新做人。赵晓峰幡然醒悟后走上了正道。李大钊家的一个保姆，看到这家开不出她的工资时，想了个办法，让李大钊给她写张字上街去卖。李大钊没有别的办法，答应了她，并嘱咐她不要多要价。她在市场上开价十元轻易地卖出了。以后又有两次上街卖字画，她连续涨了价，一次卖二十，一次卖三十。李大钊知道了很生气，他说：“我不支持这些把眼睛盯在钱上的人！”就把这个保姆辞退了。

有的亲戚很不理解，不为钱，不为己，一个高等学府的教授，穿得这样俭朴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一次问起李大钊，他只浅浅一笑说：“点种。”“庄稼人种地要点种，你当教授的点什么种？”亲戚更困惑了。解放后，乐亭县一中的老师和学生来访问李大钊的故居，这个亲戚谈起这件事，一位老师听后叫全体学生起立，激动地说：“同学们！你们明白李大钊同志所说的‘点种’的意思吗？他的种子，就是革命的种，共产主义的种！我们要让李大钊同志点的种，在我们心里开花结果。”直到这时，这位亲戚才恍然大悟，明白了李大钊不为自己、一心“点种”的真正含义，不由地肃然起敬。

循循善诱，寓教于乐

李大钊一共有六个孩子：葆华、光华、欣华三子，和星华、炎华、钟华三女。钟华在1924年春患肺炎，发烧不退，当时李大钊正在家里和同志们开会，顾不上为她找大夫，结果刚学会走路的小女因治疗不及时而夭折。李大钊每每想起这个爱女，便深感内疚。他写过一首长诗，作为对女儿永恒的纪念。

李大钊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孩子，在十分紧张和繁重的工作之余，总喜欢和他们在一起，对他们进行革命教育，培养他们健康地成长。李大钊教育孩子，善于从孩子的特点和心理出发，循循诱导，寓教于乐，从不刻板、生硬，更不打骂孩子，使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。

在家中堂屋的北墙上，挂有一张富有浪漫诗意的画。画中有一位年轻妇女坐在高山上，怀抱琵琶正在演奏。在她的四周，各种飞禽走兽都围拢过来：有的蜷伏地上，有的站立树枝，有的在空中飞旋。李大钊很欣赏这张画，他象讲故事那样，绘声绘色地对孩子们说：“你们看，音乐的力量有多么大！这个弹奏乐器的人，只要手指轻轻一动，就能引来深山荒谷的飞禽走兽。你们看，这些孔雀、仙鹤、狮子、老虎，还有各种叫不上名堂的鸟兽，一个个都被音乐陶醉了，人就更不用说了。音乐不仅能陶醉人，而且还能鼓舞人心。”

拍卖行里一架旧风琴被李大钊贱价买到，他高兴极了。一有空暇，就坐下来边弹边唱，调节精神生活。他对孩子们说：“弹琴唱歌是休息脑子的好办法。”

有一个仲夏之夜，星光灿烂，凉风习习，风琴搬到了院里。李大钊发话，要教新歌，孩子们象小鸟一样，叽叽喳喳，异常兴奋。李大钊对女儿星华说：“你先演唱一个《小动物》吧！然后我再教你们新歌。”

星华心里很纳闷，这首歌还是在老家上小学一年级时唱的，现在过了好几年，怎么还唱呢？但为了学新歌，她只好手舞足蹈地唱起来：

小动物，切莫轻损伤；
动物虽小，也有爹娘；
动物虽小，也知痛痒；
蝴蝶休乱拍，鸡狗休乱打；

.....

唱完，李大钊高兴地对孩子们说：“这只歌里不是说小东西最可爱吗？不管是小鸡、小猫、小狗、小鸭都很可爱，人也是小的好。童年时候的歌子听了也是很有意义的。一唱小时候的歌子，就会使人生活得更活泼，更觉有意思！”李大钊借这首歌，教育孩子在生活中要永远保持童真的心灵，追求纯洁的美。

李大钊问孩子们，现在学校里教了一些什么歌，唱一首最喜欢的给他听听。孩子们很自然地想起学校里天天唱的“校歌”来。

一首赞美北京孔德学校校址、景物的歌唱完，孩子们满心希望得到父亲的夸奖。没想到，父亲听后沉默了片刻，严肃地说：“北沿河是一条又脏又臭的水沟，我天天到北大去都从那里经过，里面常泡着死猫烂狗，怎么能说是孩子们的青春的花园、美丽的王国呢？这个歌子太不现实了，这不是

培养孩子们睁着眼睛撒谎吗？”他还进一步指出：“要说这只不过是一种愿望，还可以讲得通。要建设称得起青春的花园、美丽的王国这样合乎理想的学校，在今天的社会里根本做不到，只有将来实现了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，我们的孩子们才可以进那样青春的花园、美丽的王国！”经这一通批判和分析，孩子们初步明白了一些判断是非的方法，从此再也不愿唱这只歌了。

这天，李大钊教孩子们唱了《国际歌》。他边弹边唱，声音低沉庄严。唱一段讲解一段，讲受苦的奴隶要做世界的主人，实现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理想。他还告诉孩子，声音不能唱得太高了，叫街上的警察、暗探听见，会把全家抓起来。当时，孩子们的小脸个个神圣庄严，小声地唱着，而心早已飞向那美好的新世界。

北方的冬天常降大雪。雪花纷飞，给逶迤的山峦、粗犷的大地涂上一层银白色，显得格外的壮观。

雪，也给孩子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。他们跑出屋子，兴奋地呼喊，打起雪仗。

“雪下得那样大，还不快进来吗？”母亲在屋里隔着窗户喊。

孩子不情愿地走进家门，父亲却把他们带出去了。他不同意妻子的做法，执意要孩子们亲身领略大自然的风光，陶冶情趣，锻炼体魄。他对孩子们说：“雪下大了，我们快拿扫帚到院子里去扫雪吧！要是高兴的话，堆个大雪人。扫完雪、堆完雪人以后，你们要是有兴趣作诗，也诌一首。”

外祖母担心了，她上前阻止说：“天这样冷，还叫孩子